

施蛰存散文

施蛰存散文



SHI ZHECUN'S
SELECTED PROSES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鲍 娴

封面设计:梁 珊

封面画:韩黎坤

施蛰存散文

刘 凌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慈溪彩印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6 字数 251000 印数 00001-10500

1999 年 1 月 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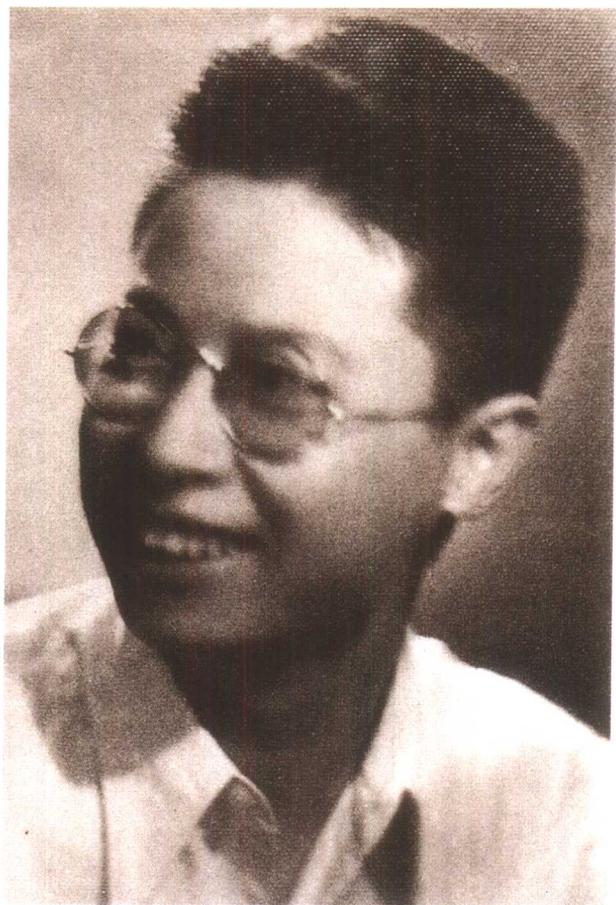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111-3/I·1022 定价:21.80 元



张其成

(一九八〇年在北京)



一九三四年的施贻存



九十大寿时与夫人留影

湖上風涼夜氣
 新一般黃月波
 金鱗佳人不語
 浸波坐向磯
 擯柳點絳脣

河内雜詩之一

左劍同夢存念

戊辰北山



施替存手迹

目 录

| | |
|---------------|-----|
| 寓言三则 | 1 |
| 雨的滋味 | 5 |
| 鸦 | 24 |
| 橙雾 | 31 |
| 路南游踪 | 34 |
| 跑警报 | 89 |
| 米 | 94 |
| 怀念云南大学 | 98 |
| 闲话重阳 | 102 |
| 纪念傅雷 | 106 |
| 丁玲的“傲气” | 110 |
| 悼念凤子 | 115 |

| | |
|-----------------|-----|
|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 118 |
| 杂文学 | 127 |
| 绕室旅行记 | 131 |
| 无相庵急就章 | 140 |
| 新文学与旧形式 | 150 |
| 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 | 153 |
| 文学之贫困 | 158 |
| 怎样纪念屈原 | 164 |
| 一个永久的歉疚 | 168 |
| 咬文嚼字 | 173 |
| 狄根司小说中的旅店 | 177 |

| | |
|----------------------|-----|
| 说“散文” | 186 |
| 我治什么“学” | 191 |
| 赌博的诀窍 | 196 |
| 论老年 | 199 |
| 雨窗随笔 | 208 |
| 闲话孔子 | 220 |
| 华文文学·华人文学·中国文学 | 227 |
| 米罗的画 | 229 |
| | |
| 中世纪的行吟诗人 | 233 |
| 《先知》及其作者 | 238 |
| 读《檀园集》 | 243 |

| | |
|--------------------|-----|
| 一人一书(上) | 251 |
| 一人一书(下) | 259 |
| 关于《黄心大师》 | 270 |
| 伊凡·伐佐夫及其《轭下》 | 275 |
|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 286 |
| 《戴望舒译诗集》序 | 289 |
| 《域外诗抄》序引 | 293 |
| 杂谈《金瓶梅》 | 296 |
| 重读“二梦” | 302 |
| 杂览漫记 | 305 |
| 同仇日记 | 338 |

| | |
|-----------------|--------|
| 适闽家书 | 362 |
| 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 | 390 |
| 我和现代书局 | 399 |
| 怀开明书店 | 409 |
| 滇云浦雨话从文 | 414 |
| 编后记 | 刘凌 427 |

寓言三则

稻草人和饿了的刺猬

瓜、豆和茄子种满着的园里，矗立着一个人。

第一夜，小心的刺猬们都从它们的土穴里探出来找寻食物。四面窥望，瓜、豆和茄子，是丰盛的筵席。但是，在茄子畦边，站着一个守夜的人。被人的威严慑伏了，恍惚耳朵里听见了叱骂声，它们忍耐着饥饿退缩进低窄而潮湿的地下室去。

第二夜，腹中雷鸣着的刺猬们再偷偷地出来。瓜、豆和茄子，越发丰肥得可口了，它们都流着涎，肚子里越响了。但是守夜人还在着。它们互相推挽着，想悄悄地走向距离最近的那个瓜棚。忽然吹起了一阵风，那个守夜人，在手里挥动着蒲扇向前走来。各自身上打了一个寒噤，它们全都逃避了回去。

第三夜，全体的刺猬都瘦了，饥饿使它们在地下室里

开会。

甲说：与其饿，不如死。

乙说：与其饿，不如死。

丙说：与其饿，不如死。

这个会就是这样地决议了。它们全体出发，怀了必死的心。在朦胧的月光下，守夜人还装着威严矗立着，手里挥动着扇子，这依旧使它们退缩在土穴的门口。

“与其饿，不如死。”一个奇怪的声音在它们每个刚毛的耳朵里突然响亮着。

“去呀！”

在每个刺猬的胃里装满了瓜、豆和茄子的时候，稻草的守夜人是显得更无用了。

在地下室里，刺猬们开着庆祝会。

甲说：不要怕无用的威权。

乙说：胜利是属于饿夫的。

丙说：饿夫是不会死的。不啊！永远存在的。

于是，全体欢呼了。

寒 暑 计

壁上挂着寒暑计。天冷了，里面的水银下降；暖了，它上升。没有差错。

人说它是一个好的寒暑计。

一天，它怀疑了它的生活：“我为什么要随着气候行

动呢？我愿意向上，就向上；我愿意向下，就向下。甚至我愿意休息，休息就得了。我似乎应当尊重自己的趣味。”

它决定了这样的自己尊重，不再留意着外面的空气了。

它在壁上自由行动。

于是人说它是一个废物，把它摔在地上了。

风·火·煤·山

山脚下，住着一个铁匠。他天天生旺了铁炉工作着。

有一天早晨，小学生张和赵上学去，走过铁匠的家。他正在用风箱扇旺炉里的火。炽红的火焰都从煤块底下猛力地透上来。

张的小脑袋里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拉这个风箱？”他问。

赵说：“你笨，不扇风，火怎么会旺？”

于是他们争执着一个问题：风和火谁的能为大？没有风，火不会旺，没有火，风便吹了个空。

他们解决不了，要铁匠下一个判断。

“要是炉子里的煤不燃着火，风也没用，火也没用，所以这是煤的能为大。可是那边的山如果不几百年几千年地把那些树干兽骨重重地压在地下，我们也一辈子不会有这炉子里的煤。所以，你们去想，谁的能为大。”

这两个孩子就是这样学会了这个故事。他们微笑着

上路，望着那个蠢笨的山。

“你的能为大。你再压出几千吨煤块来，让我们燃烧，让我们用风吹。”张说。

“让我们看再美丽的火花。”赵说。

一九二八年八月

雨的滋味

如果你在泥泞的田塍间，或在湫隘的巷陌中，撑着一柄油纸伞一脚高一脚低地踉踉跄跄走去，风又吹得你寒冷，檐溜水滴在小洼里又溅得你衣裤都湿；此时的雨，对于你不过是一瓢苦水，你哪里会觉得有什么精致的滋味蕴蓄于其间呢。

然而你试想—想，古来有多少诗人，写下了多少充实着情感美音调美的咏雨的丽句给我们！你如果说他们也不曾在雨中发现过新鲜的滋味，则他们又何苦如此不惮烦地雕琢出这些艺术品来呢？所以你如能更细心地反省—下，你姑且将对于雨的不快意的感情丢开；你再考究—番生活的艺术，你要能假设你生活在雨中——不论是濛濛的微雨，潺潺的淫雨或滂湃决滂的骤雨，也安闲恬静地如在云淡风轻的春日与天高月白的秋夜一般。如此，你便能不由地从你自己的会心里体验出雨的精微的滋味，更从此你可以恍然于古人何以这般再三再四地将雨写入他们的诗句了。